

重托

□小小崔

黄妈妈想闺女，想女婿，想小外孙女。撕心裂肺地想。老早以前，她和老伴儿就把过春节的东西买好了。就等着闺女、女婿、小外孙女回来团圆。孩子们都回来，那多热闹、多开心哪！

没想到临近春节了，武汉却闹起了什么肺炎病毒。黄妈妈心里沉甸甸的。

一天一天的，她就守着电视，抱着手机，听消息，看新闻。看着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。今天报增加了六个，明天报增加了七个，后天报又增加了四个。她越看心里越郁闷，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。从感情上，她恨不得马上就能见到闺女、女婿，特别是那个乖巧可爱的小外孙女。可是，关键时刻，必须理智。女儿、女婿和外孙女在承德，她们要是回来，本身就不安全。再说，春节后她们还要返回承德。从武汉出去一个人，没准就是一颗定时炸弹。对，不能让他们回来！

“老夏，你说呢？”老夏是黄妈妈的老伴儿。

老夏沉吟了半晌，含含糊糊地点了点头。

黄妈妈就这样，一天一天心绪不宁地想着。她知道女儿肯定早就归心似箭，所以虽然确定了不让她们回来，但一直一直不好开这个口。正在黄妈妈觉得为难的时候，突然接到女儿梧桐从承德打来的电话。

“妈妈，唔……”梧桐的电话跟前不一样，迟迟疑疑、吞吞吐吐的，“跟你商量件事，你别生气行吗？”

“啥事你就快说吧。”

“武汉的疫情那么严重，我们今年不回家陪你过年了，行吗？”

一直让黄妈妈很纠结的事情，没想到梧桐竟然和自己想到一块去了。女儿不愧是医生，省得我苦口婆心地劝说了。按说黄妈妈的心该放到肚子里了，但她却总觉得心里不得劲儿。好像更纠结了。

“好好好。不回来就对了。”

“可是，我们不回去，又放心不下你和我爸。你们俩一定要注意，尽量待在家里，别出去。口罩买了没？”

“买了买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好好在承德待着。”

一想到将近一年没有见到女儿、女婿和外孙女，一想到31年来女儿第一次没有在家过春节，黄妈妈鼻子一酸，眼圈红了……

连续好几天，她吃不好，睡不香。到了第四天，她觉得浑身无力，骨节酸疼。摸了摸额头，觉得有点烫：“老夏，我好像发烧了，你给我量个体温吧。”

老夏找了体温计，夹在了黄妈妈的腋下。

“啊，这么高！”看到体温计上显示的数字，老夏急了。

“多少啊？”黄妈妈问。

“38.1℃。”老夏催促，“快，赶紧上医院。”

老夏扶着黄妈妈下楼，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直奔医院。

挂号。

量体温。

抽血化验。

接诊的医生表情凝重：“从初步诊断来看，疑似冠状病毒肺炎。必须立即转往金银潭医院！”

金银潭医院是收治冠状病毒肺炎的定点医院。医生护士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，看不到他们的表情。整个医院都笼罩着一种紧张气氛。

黄妈妈很快被确诊染上了冠状病毒病。

“快，赶紧安排住院！”

黄妈妈拉住老夏的手：“我一住院，打电话就不方便了。你必须跟梧桐随时保持联系。编个理由，就说咱们都挺好的。一定不要让她们怀疑。”

“不管我能不能治得好，你坚决不能让她们回来。老夏，你听到了么？”黄妈妈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，“这件事就拜托你了！就算我求你了！”

突如其来变故，让老夏猝不及防。见老伴说得这么坚定，他用力地点了点头：“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你就放心吧！”

一转眼，黄妈妈住院已经四天了。在四天的时间里，老夏每天都要用提前编好的理由和远在承德的闺女通一次电话：“梧桐，你妈现在开始信佛了。最近他们有一个佛事活动，时间要十天左右。这十天不能接打电话。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。”

“好的好的，爸爸，我知道了。只要你们俩平安无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另外，我们在承德挺好的，你们不用惦记。”

黄妈妈病情越来越重，转到了重症监护室。

重症监护室里，一个女大夫正在对病人实施治疗。黄妈妈盯着她，仔仔细细地看。那个女大夫虽然浑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但她的身形、举止、动作，越看越像自己的闺女梧桐。难道真的是闺女吗？不可能啊，她在承德没回来呀！

黄妈妈想，肯定是自己想闺女想的。要么就是自己的病太重了，出现了幻觉。这不可能是自己的闺女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

护士对那个大夫说：“夏大夫，又转来了个病人。”

大夫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黄秋丽。”

那个大夫“啊”的一声抬起了头，把脸转向了黄大妈。

“妈妈，是你？”

“梧桐，真的是你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……

武汉的疫情一直牵动着夏梧桐的心。作为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内科的副主任，梧桐主动请缨，要求驰援武汉。上级批准以后，她带着一个三人小组马不停蹄地赶回了武汉。为了不让爸爸妈妈担心，她就撒了个谎。没想到爸爸妈妈竟然也……

两双泪眼相对着，好半天，母女俩一句话也说不出……

口罩

□蒋先平

我在梅姐开的药店当营业员三四年了。为人低调的梅姐经营有方，药店生意做得顺风顺水，在这条街上五六家药店中，数梅姐家的药店效益好。

这几天随着武汉疫情的蔓延，来药店的人明显多了起来，这些人买药的不多，基本上都是来买口罩的。

年前，批发商登门订货时，梅姐说正月大伙都要走亲访友，出门赏花灯，就让我多订购些口罩等一次性用品。于是我订购了两千个口罩。还别说，梅姐未雨绸缪，采购的这些口罩现在派上了用场。

早上，我到药店刚换好白大褂，梅姐问我口罩还有多少了。我盘点了一下，说卖了快一半了，还有一千多个。梅姐想了想，挥挥手说，这一千多个口罩不卖了。

我愣了下，随即伸出大拇指冲梅姐说，过几天，别人家没有货了，咱们再高价出售，姐的智商就是高啊。

梅姐冲我笑了笑，没有吱声，忙去了。

我和另一个营业员小李把柜台里成箱的口罩抬回了库房。

过了一会，梅姐把我叫过来，给我一沓钱，让我去市里的药品公司买五百个口罩。

我明白了，梅姐这是要囤积口罩啊。

我是打工的，老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把梅姐给的钱小心翼翼地揣在兜里，骑上电动车去医药公司买口罩去了。

我一连跑了几家大型医药公司，口罩倒是有，就是涨价了，一个口罩涨了好几块钱呢。那个胖经理说，现在口罩热销，过几天涨上十块钱，恐怕还买不到呢。

我给梅姐打电话，说口罩都涨价了，还买吗？谁知梅姐毫不犹豫地说，买，不管涨多少钱也要买回来五百个。钱不够，我现在就给你



意外

□佟掌柜

成了罪人。

他坐不住了，仓皇逃出单位。

2

程坎今年五十八周岁，在区卫健局任防疫科科长。昨晚程坎加班到下半夜，回家后觉得浑身酸痛，嗓子也发痒。暗想，这时候要是感冒真是太尴尬了。

今天是大年初二。上午，区长和区里各部门在卫健局召开疫情布置协调会的时候，他咳了好几声，惹得大家直看他。下午接了无数电话，协调社区、公安局、其他疫情防控部门、市局等等，对疫情处理以及疫情举报电话进行追踪，忙得也没注意身体的状况。

他上了车，往家开去。开到半路，把车停在路边。他用手摸了摸额头，目前还没有发热。他感觉自己要窒息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！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先给媳妇打了个电话，告诉她，今晚值班，不回家了。然后给他在医大的同学打了个电话，说了他的情况，求他帮忙，下班后帮他把血液和呼吸道样本采集下，再带一些干扰素针剂及洛匹那韦。

同学听完，喊了起来：“你疯了啊，老坎，赶紧来医大，我

现在就帮你联系……”。

“别人不知道你还不不知道？！先不说我是不是真感染了，即便是，现在所有的治疗药物，都不是治疗这次冠状病毒的特效药。医院所能提供的治疗，都是为了减轻病人痛苦，提高免疫力的。所谓的治愈，是自身免疫力增强形成抗体，战胜了病毒！”程坎很激动，语速也很急，“我想好了，去老房子住，那里要动迁，没什么人住了。我得靠我自己战胜它！你要相信我！”

电话那端好一会儿没有声音传来，程坎知道，同学一定在考虑他的决定的可行性。

“老坎，我全力支持你！不过我现在走不开，得三个小时后才去找你。”

挂了电话，程坎考虑要不要给局长和科室的人打个电话，想了想，放弃了。这样的煎熬，他不想让他们也经历，等同学来了以后再说。

3

程坎带着双层口罩在空荡荡的家乐福里购买了一箱矿泉水、一箱方便面、熟食罐头咸菜若干、烧水壶、一床被褥，然后把车开到离医大不远的公园外墙边停下。车里的空调一直开着，本想睡一会，可是闭上眼



冬天的爱情

□汤青 / 摄

老铁

□赖海石

铁者，铁公鸡也，一毛不拔，小气吝啬；老者，资历深也，由来已久，声名远播。及老又铁，可想而知，老铁是个怎样的人。

关于老铁吝啬的趣闻轶事，版本繁多。信手拈来几件，就可一斑。

老铁是个很勤劳的人，从年轻时起，就一直有晨起捡粪的习惯。老铁每天天亮就外出捡粪。老铁捡粪跟别人不一样。别人只捡牛粪、猪粪、狗粪等“大粪”，老铁连鸡粪、鸟粪等“小粪”也捡。“一坨一粒，一星一点也是肥料”，他说，“肥了路边的野草，多可惜。”

老铁爱喝点小酒，但他从不买酒。他借了邻居的酿酒锅，自己发酵粮食自己酿。酿完酒的酒糟，别人一般都倒掉喂猪。他还要酿第二次、第三次，直到酿不出一二酒味为止。“不能让一口酒气飞跑了。”他说。

老铁有点烟瘾，但他很少买烟。烟瘾来了，他就往人多的地方挤，夹在几个老烟鬼中间，伸长鼻子追着吸别人喷出的“二手烟”。“飞走了也是飞走了，我再吸一次，不浪费。”他说。

到十多里远的圩场赶集，老铁从来不搭车。搭一次车要三元钱。不但不搭车，他连鞋都不穿，打着赤脚走着去。“把鞋底磨薄了，多可惜。”他说。

年轻人就感到奇怪了，一路都是沙粒、石头子儿，老铁脚底不会磨得生疼？

当然这就要成为历史了，因为现在搞“美丽乡村建设”，从乡镇到村子的十多里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全部要硬化，铺水泥。自告奋勇当了施工监督员的铁老，很把这份没有一分钱工资的义工当回事。他一天到晚在工地上转悠，仍然打着赤脚，仍然一手提着畚箕一手拿个夹夹子，时不时捡一坨狗屎，眼睛却盯着施工

人员。谁把水泥放少了，谁没把砂浆搅拌均匀，哪一处铺设厚度不够，都会挨老铁一顿骂，乖乖地返工重做。

有个阿婆，用一只破碗，舀了一碗水泥，要走。老铁赤脚跑过去，拦下。

“阿婆，你舀一碗水泥，拿去哪里？”

“拿回家，补一个老鼠洞。”

“阿婆，这水泥是大家的，不能拿走。”

“就一碗，又没有很多。”

“你一碗，我一碗，这路就修不成了。”

“没别人看见。你不说，谁知道？”

“我是代表大家来看守的，我不能偏袒大家。”

“你呀，老铁就是老铁。”

阿婆只好拿着空破碗悻悻而去。

路修好后，有人提议，村里的小学校舍破了，很危险，应该号召大家捐款修建。村委会在礼堂召开了一次捐款动员大会。村长提议：“凡捐款六千元以下者老铁榜公布，六千元以上者刻石碑留念，芳名永存。”老铁坐在几个老烟鬼中间，正伸长鼻子追着吸别人喷出的“二手烟”，听到这里，打断了村长的讲话：“我提个问题。”

村长说：“老铁，你讲。”

老铁问：“刻一块石碑要多多少钱？”

村长答：“两千多块。”

老铁说：“两千多块能买一百包水泥呢，我看这刻碑就免了吧。”

大家议论纷纷。有人认为：“捐多捐少还是要有一点区别嘛。捐了那么多钱，留个名也是应该的。”

村长说：“老铁就是老铁。永远都是老铁。但你的建议我们考虑一下。”

有人戏谑老铁：“老铁，你打

睛，没有丝毫的睡意。他知道自己害怕了，本来以为不会害怕的。

他仿佛听到四周响起蝙蝠“桀桀”的笑声，仿佛看到日冕样病毒在体内蚕食着他的身体。他把车灯开到最亮，恨不得身边有把剑，把那些乱捕乱杀乱吃野生动物的残忍的人，统统捅上一刀。突然，他想起了，他吃过鸽子。他的胃翻滚起来，终于理解用镶有铁尖的鞭子互相抽打，口喊“我有罪”的人，他也恨不得抽自己几鞭子。

他想起他媳妇，她经常跟别人说，别吃活物，活物都是有魂灵的，那些残忍的人早晚會遭天谴的。媳妇这话，是金玉良言啊，当初咋就不听呢。他一直瞧不上她，当初要不是家穷，怎么会娶她。她除了生了一个儿子，会干点家务活，简直没别的好处，脑袋里装的除了吃穿，就是别人家的家长里短。现在他突然想起她无数的好了，觉得这辈子欠了她。

他又想起儿子，他还没抱孙子呢，本来想退休后带孙子的，要是真被感染了，能不能看到孙子还两说呢。

他想起小时候，他一直不喜欢自己的名字。坎，坎坷，土坎，不好听寓意也不好。他想改名，父母说啥不同意。他爸说，你懂个屁，你是木命，坎是水，水养

木。老爸啊，你在天之灵保佑我吧，让儿子过去这个坎儿，我还不想现在去见您呢。

“像我这么好的人，不该被传染上的。”一个声音在他心中响了起来。

“屁，你真幼稚，瘟疫盛行之时，哪还分什么好人和坏人。”另一个声音像和他作对，也冷冷地响了起来。

两个不同的声音在程坎的心里交错地响着。他发现自己出了一身汗，把衬衣都浸透了。

终于，同学裹着厚厚的防护服上了他的车。给他采了血和口腔粘液样本，又测了下他的体温，“老坎，你这也不发烧啊，我看了下你的口腔，不像被感染。你这是乱了分寸了，问过那个患者的情况没有？”

“我咋没想过。”

程坎立刻给去桃园宾馆的专家组组长打了个电话。组长说，那患者根本不是冠状病毒感染，他的发烧呕吐症状，是因为这几天睡不好觉，又吃一些没有营养、不利于消化的食物，引起胆囊炎发作。

“得，老坎，你可欠我个人情，等疫情过去，请我喝大酒吧，”同学捶了他一下，“我得赶紧回医院……”

程坎看着同学的背影，大笑几声，发动车子，往单位的方向开去。

风雪路归人

□董改正

年前回到家，没看到小侄子，原来是他外婆家接走了。家里没个小把戏不热闹，就鼓动弟弟把他接回来。弟弟面有难色，说：“老爷子和孩子大姨妈都还没回来，怕是那边不让接。”我拎了几件礼物塞给他，把他赶到车上，他不情不愿地一路迤邐而去。

下午两点多，弟弟不辱使命，把小把戏带回来了，却挨了批的样子一脸不爽，说：“那边说，初二要是不送回去，老爷子过来接。”我却不管他，反正是他挨批又不是我。

“过来，小把戏，陀螺给你——我问你，你是喜欢大伯还是喜欢外公老爷子？”

“你说得不对，是外东（公），不是老爷子。”他拿着陀螺站在我面前，手里摆弄着，皱着眉纠正我，很严肃。

“别打岔，我和你外东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”

“那个东鸡笑了！大伯，你探（看）！”他急忙扳转我的脸，果然一只公鸡一路喃喃咕咕煞有其事地走过来，但是，哪有一点东的模样？

他总是这样王顾左右而言他，拿他没辙，看来小把戏和老爷子感情挺深，难以收买。

没两天，疫情报告雪花般飞出，全民进入自我防控状态。元月23日，农历腊月二十九，老爷子从湖北武穴赶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打来电话，责问就几天了咋还把孩子接走，哪天送过去？弟弟应付不了，推说水开了，忽然把电话塞到我手上，我就像接了烫手山芋，扔不得，只好接着。天，居然是微信视频，忙调整好表情应对。

视频里，老爷子客气之外，微言大义地表达了对我要接回孩子的谴责。

“视频也是一样啊，老爷子！”

“那能一样吗？”老爷子深表不认同。正说着，小把戏过来，我把手机递给他，他看到是他外公，笑了：“外东，大伯说你是老爷子。嗯，我说你是外东，不许叫老爷子！”说着，他白了我一眼。我心想幸亏没说坏话。

爷孙俩不知道聊啥聊了半天才挂了。我问：“小把戏，你们说的啥？”小把戏义正辞严：“不是小把戏，我叫董锡侯！老师说不能叫宝宝，也不能叫小猴子！”他实在太严肃了，只顾瞪着眼睛看我而不看地，以至差点被绊倒。我们都笑了，他不明所以，咧嘴也笑了。

爷孙俩不知道聊啥聊了半天才挂了。我问：“小把戏，你们说的啥？”小把戏义正辞严：“不是小把戏，我叫董锡侯！老师说不能叫宝宝，也不能叫小猴子！”他实在太严肃了，只顾瞪着眼睛看我而不看地，以至差点被绊倒。我们都笑了，他不明所以，咧嘴也笑了。

爷孙俩不知道聊啥聊了半天才挂了。我问：“小把戏，你们说的啥？”小把戏义正辞严：“不是小把戏，我叫董锡侯！老师说不能叫宝宝，也不能叫小猴子！”他实在太严肃了，只顾瞪着眼睛看我而不看地，以至差点被绊倒。我们都笑了，他不明所以，咧嘴也笑了。

疫情引发了紧张情绪，村里人几乎都戴上口罩了。我让弟弟再三暗示老爷子，孩子不宜来接。春节人流高峰期，从外地回来的尤其是从武汉附近回来的人，至少应该自己隔离半个月，才能确定自己有没有被感染，不能冲动。但老爷子不为所动，他说大年初二下午两点半左右过来接。

初二上午十时许，天降大雪，等疫情过去，请我喝大酒吧，”同学捶了他一下，“我得赶紧回医院……”

程坎看着同学的背影，大笑几声，发动车子，往单位的方向开去。

我们去的时候，老爷子坐在自己的车棚里，戴着口罩，正在和村联防队队长说话。

“放心，我不会进去的。我刚刚出门，我们村就打电话来了，让我回去，让我别害了自己外孙。怕我乱跑，还让我发定位。”

“我也收到你们村电话了，嘱托我拦住你。即使不打电话，我也不让你进去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请你老人家理解，这样做都是为了大家好！”

小把戏见了老爷子，飞一般就要扑过去，给队长一把捞住了，递给了我，他就像鲤鱼摇尾一样挣扎着，大声哭闹着。老爷子嗓子一下子就哽住了，从车棚里跳下来，站在风雪中说：“宝宝，你跟爷奶奶爸爸妈妈大伯，外公看看你就走，雪一停花一开我就来接你。”

“我不要跟大伯好，他骂我小把戏！”他哭得涕泪滂沱。老爷子红着眼圈，虚张着双手，他很想抱抱他。

“他还叫我宝宝！老师都说不许叫宝宝的！他就要叫！”他硬着身子，双腿蹬着，几乎就要挣脱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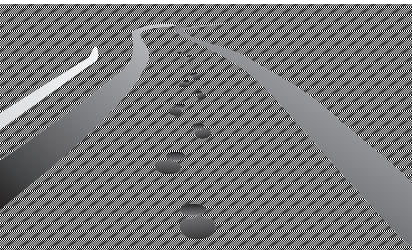
“老人家，你赶紧回去吧，雪越来越大了。钟南山院士都说了，半个月扛下来，咱们就胜利了！那时候，想来就来！走吧走吧！别舍不得！别叫我宝贝！”

老爷子咧开大嘴竟然哭出声来，他不舍地上了车，慢慢地掉头，一边开一边回头。在小把戏呼天抢地的哭喊声中，下了坡，转过弯，上了塘埂，池水里的影子殷勤相伴着他渐行渐远。天地一白，一车墨黑，他远成一个移动的小点。

小把戏呆呆地望着远方，默默无语，若有所思。

“会不会留下心理阴影？”

“不会的，他长大后，只会更懂得珍惜。”队长替我回答。他点了一根烟，又站在村口的大伞下，看护着风雪中的村庄。



本版制图 王军